

基于邮票“鎏金铜蚕”的金蚕考

王 燕^a,李 强^b,李建强^c

(武汉纺织大学 a.纺织科学与工程湖北名师工作室;b.《服饰导刊》编辑部;c.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武汉 430200)

摘要:[研究意义]邮票“鎏金铜蚕”引发人们对金蚕的不同认识。[研究方法]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考古实物进行排序、归因分析,[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鎏金铜蚕”并非是中国古代盗墓描写中记载的金蚕,金蚕应该是财富的象征。金蚕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金质实体,形体略小,多以“斛”为数量单位;另一种是金箔模压,形体略大点,此种以女性头钗为主要形制,多以“双”或“箔”为单位;金蚕(金属的蚕)巫蛊之说纯属对文献的断章取义,金蚕巫蛊乃是一种昆虫蛊;汉代金蚕表示蚕崇拜一说行不通。

关键词:邮票“鎏金铜蚕”;金蚕;考证

中图分类号:K87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131-(2020)04-0001-04

Study on golden silkworm based on the stamp "Gilt Copper Silkworm in Han Dynasty"

WANG Yan^a, LI Qiang^b, LI Jian-qiang^c

(a. Hubei Master Studio of Textile Science and Engineer; b. Editorial Office of *Fashion Guide*;

c. School of Textile Science and Engineer,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200 China)

Abstract: Golden silkworm in ancient China has been focused by some researchers in virtue of the stamp "Gilt Copper Silkworm in Han Dynasty".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he related archaeology, it is found in this study that "Gilt Copper Silkworm in Han Dynasty" isn't the golden silkworm in ancient books, golden silkworm was the symbol of wealth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ere two sorts of "golden silkworm", one was made of gold, its unit of quantity was "Hu". another was mould pressed for wovnen Chai hairpin, its unit of quantity were "Bo" and "Shuang". The interpretation about golden silkworm for sorcery originated from modifi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ed myth, golden silkworm for sorcery was a kind of deadful insects.it was impossible that there was the custom of worshipping silkworm in Han Dynasty.

Key words: the stamp "Gilt Copper Silkworm in Han Dynasty"; golden silkworm;textual research

2018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发行了《丝绸之路文物(一)》的邮票,共四枚,其中第一枚是“汉·鎏金铜蚕”,它是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物“鎏金铜蚕”的邮品图像信息(图1~图3)。文物“鎏金铜蚕”,汉代铜器,国家一级文物,1984年出土于陕西省石泉县前池河。高

收稿日期:2019-12-19。

基金项目:湖北省服饰与艺术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2018HFG002)。

作者简介:王燕,硕士,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湖北名师工作室科研助理。通信作者:李建强,硕士,武汉纺织大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图1 邮票“汉·鎏金铜蚕”

Fig.1 The Stamp "Gilt Copper Silkworm in Han Dynasty"



图2 极限明信片“汉·鎏金铜蚕”(1)

Fig.2 Maximum Card "Gilt Copper Silkworm in Han Dynasty"(1)



图3 极限明信片“汉·鎏金铜蚕”(2)

Fig.3 Maximum Card "Gilt Copper Silkworm in Han Dynasty"(2)



5.6cm, 腹围 1.9cm, 全身首尾共计九个腹节, 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 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 制作精致, 造型逼真。质地为铜, 鎏金多脱落, 蚕体饱满, 形象逼真^[1]。古代铜多用金表示, 如贾谊(前 200~前 168 年)的《过秦论》中也写到:“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阳, 销锋镝, 铸以为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民。”其中“金人”就是铜人。因此今人命名的“鎏金铜蚕”也可称为“金蚕”, 这是金蚕一说。但还有黄金制成的蚕形也称之为金蚕。此外, 还有一种蛊也叫金蚕。这三种类型之金蚕在研究中极易混淆, 事实上也是如此, 千余年来相关文献中以讹传讹, 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愈发复杂。基于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金蚕进行考证。

1 金蚕的古代盗墓描写和现代的考古发现

虽然古代盗墓的描述多在志怪志异小说中出现, 这些志怪志异小说中的故事夸张不属实,

但关于物件包括金蚕的描写还是可信的, 因为小说为了增加代入感会对其中相关物件的描述进行如实反映。而金蚕的考古发现则仅有图 1 中的实物, 但其发现并不在古墓中, 仅仅是在其周围有一些五铢钱相伴。从古代盗墓描写来看, 金蚕疑似自西周开始到晋代一直作为墓葬的陪葬品, 文献记载最早发现金蚕的墓葬是在周公庙侧下的古墓中, 而最后有金蚕出现的确切断代的墓葬是东晋桓温女冢中, 其他记载皆很随意^[2], 似有讹传之感。

目前关于金蚕的实物, 多数人认为邮票中实物是最先发现的。其实不然, 早在 1930 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在《东亚考古学研究》论文集中著“金蚕考”一文, 显示早有三枚金蚕出土且有一枚明确来自于中国。近年来由于收藏界信息日趋公开, 也陆续出现了几件金蚕。金蚕的制作工艺分

为两种,一种是实体铜质,如图1中金蚕,形体写实;另一种是模压,由金箔模压制成,形体写意,头部模压成一段弯向尾部的金丝,代表金蚕吐出的蚕丝(图4,收藏界流出,是否为今人仿制笔者存疑),推测应是女性头钗,因为轻质。古代对金蚕的数量单位有一种称“箔”,应该是对由金箔模压制成金蚕的称呼^[2],一箔就一只金蚕。这种金蚕比较昂贵,如文献记载齐恒公、秦始皇等墓中金蚕时用“箔”作单位。但第一种铜质实体金蚕到底是不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所称之“金蚕”,笔者认为还是有疑问的,笔者认为这种金蚕的价值并不高,作为陪葬品似乎没有优势。第二种金箔模压金蚕应该与中国古代盗墓描述有一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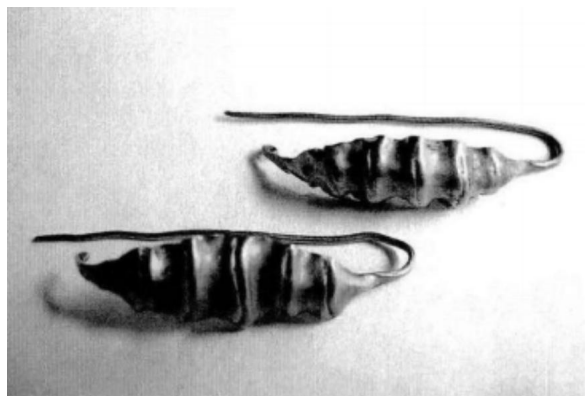


图4 金箔模压金蚕

Fig.4 Golden Silkworm made of golden pailon

2 关于金蚕功用的众说间疑

关于金蚕之功用,古往今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 从考古发现的金蚕看其功用。图1中出土的铜质金蚕,写实,刻画真实细腻,笔者认为由于此类金蚕并不是古代盗墓描写中的金蚕,因为它并不是出土于墓葬中,更像是一种养蚕的学习教具或是古人为了制更古之物而为之。

(2) 从收藏界提供的模压金蚕看其功能。金蚕应该是一种女性金钗,也是一种保值的手段,可与中国古代盗墓描写中的金蚕一致。此外,中国古代盗墓描写中关于金蚕的另一个单位“双”则证明了金蚕是一种钗,因为中国古代的钗是由两股簪子合成,故用“双”作单位。“阖闾夫人墓中周回八里,别馆洞房迤迳相属,漆灯照烂如日月焉,尤异者,金蚕、玉燕各千余双。”^[3]用“双”作为

单位的金蚕,应该与玉燕是同类。玉燕是玉燕钗,那么金蚕就是金蚕钗。但图4中却不是钗,因为它没有两股簪子,不能与古文献中金蚕的数量单位“双”契合,笔者认为图4是今人有意为之。

(3) 从中国古代盗墓描写中关于金蚕的数量单位“斛”中看其功能。笔者认为用斛作为单位的金蚕应该是金质实体且体型过小,不然不会与白珠在一起表达,其作用与白珠一样起财富象征和保值的作用,至于是否是发饰则未可知,如“黄武三年,遣交州治中吕瑜发赵婴齐冢,得金蚕、白珠各数斛。”

(4) 对金蚕具有神秘之功能的献疑。关于此说的最早文献来源于五代前蜀杜光庭(850~933年)的《仙传拾遗》载:“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4]金蚕被人认为具有保护蚕桑的神力。

南宋时期祝穆(?~1255年)所编撰《方輿胜览》,文中并没有表达神秘主义的色彩,但给予金蚕的考古证明,文载:

“蜀王蚕丛氏祠,今呼为青衣神,在圣寿寺。昔蚕丛教人养蚕,作金蚕数十,家给一蚕。后聚而弗给,瘞之江上为蚕墓。《南史》齐永明间始兴王萧鉴为益州刺史,于州园得古墓,有金为蚕数斗,鉴一无取,复为起冢立祠。”^[5]

但文中与《仙传拾遗》中稍有不同是“作金蚕数十”而非“作金蚕数千头”,笔者认为这并非祝穆笔误,因为他在其后有“后聚而弗给”(后来养蚕的人多了就不给金蚕了),可能是祝穆认为杜光庭过于夸张,进行了修正。笔者认为祝穆之所以写“作金蚕数十”,可能他认为蚕丛作金蚕是为奖励养蚕的人。这有可取性。其后学者关于金蚕之由来的观点皆出于祝穆,如元代陶宗仪(1329~1412年)《说郛》、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等中所述。

以上是金蚕所具有关于善的神秘功能——祈求丰收,但有的学者认为金蚕具有致恶的神秘主义^[6]。他们的观点源于南宋鲁应龙的《闲窗括异志》中“金蚕,蚕金色,食以蜀锦,取其遗粪置饮食中毒,人必死。喜能致他财,使人暴富遣之极。难虽水火,兵刃不能害,多以金银藏篋置蚕其中,投

之路隅,人或收之以去。谓之嫁金蚕。”但这是误解,此金蚕并非是他金蚕。因为《虫毒注》云:“虫屈如指环,食故绋帛锦,如蚕之食叶也。今考之此虫,即金蚕也。”由此看来,金蚕(金属的蚕)巫蛊之说纯属对文献的断章取义。

关于金蚕之神秘之功能之说,都是不断经过后人附会强化,从时间上看文献的内容,越早的文献越简单且不具神秘之说,反而其后的文献却越来越详细且神秘。所以,笔者认为金蚕的神秘之说纯属后世者多事为之。

(5)关于汉代金蚕为蚕崇拜的献疑。有些认为金蚕出现在墓中,应该有某种神秘的图腾崇拜。的确,中国之所以是丝绸的故乡,确实与蚕是中国先民的图腾有关,这是因为蚕有化蛾形变事实,让中国先民产生了一种灵魂观,重要的是灵魂而非形体,这一时期应该很早就出现。逐渐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发现蚕吐丝成蛹才是其形变的关键,于是有了丝崇拜,随后就有了丝织生产,其目的就是为了像蚕一样追求永生,超脱肉体,将其灵魂送至天国。当然这一阶段在商代的青铜器上丝绸残片上可窥其一二,因为用丝绸包裹武器的目的就是让其将武器送到主人将去的天国。丝崇拜到汉初还在盛行,因为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辛追身上的数十层丝绸裹尸布即可说明^[6]。至金缕玉衣出现,最迟至汉武帝时丝崇拜被金缕玉衣代替。西汉前期就已经没有了丝崇拜,怎么可能还有比丝崇拜更早的蚕崇拜呢?那么汉代金蚕表示蚕崇拜一说也行不通。

3 结语

通过研究发现:“鎏金铜蚕”并非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金蚕,因为中国古代盗墓描写中的金蚕是财富的象征。中国古代盗墓描写中显示金蚕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金质实体,形体略小,多以“斛”为数量单位;另一种是金箔模压,形体略大点,此种以女性钗为主要形制,多以“双”或“箔”为单位;金蚕(金属的蚕)巫蛊之说纯属对文献的断章取义,金蚕巫蛊仍是一种昆虫蛊;汉代金蚕表示蚕崇拜一说行不通。”

参考文献:

- [1]李域铮.石泉县首次发现汉鎏金蚕[J].文博,1986(2):93.
LI Yu-zheng.Gilt copper silkworm in Han Dynasty found firstly in Shiquan County[J].Relics and Museology,1986(2):93.
- [2]刘钊.说“金蚕”[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3):141-145.
LIU Zhao.Study on 'golden silkworm'[J].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2015(3):141-145.
- [3]冯方宏.蚕丛新考[J].文史杂志,2007(6):4-9.
FENG Fang-hong.A new textual research on Can Cong[J].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2007(6):4-9.
- [4]祝穆.宋本方輿胜览第1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9.
ZHU Mu.Fang Yu Sheng Lan inscribed in Song Dynasty Vol.11 [M].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6:29.
- [5]衡平.陶蚕、金蚕与螺祖始蚕[J].四川丝绸,1996(2):52.
HENG Ping.Pottery silkworm, golden silkworm and Leizu [J].Sichuan Silk,1996(2):52.
- [6]李强,李斌.图说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20.
LI Qiang, LI Bi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extile technology in Ancient China [M]. Beijing: China Textile & Apparel Press, 2018:20.

(责任编辑:周莉)